

DON'T MOVE THE THINGS OF THE DEAD



赖尔·著  
别动死人的东西

中国版  
「国家宝藏」！

# 返魂香

an Hun Xiang

冷漠诡异的古董老板  
爽朗大方的白发怪人  
演绎一段惊悚壮丽的古墓奇旅  
幽深寂静的千年古墓中  
即将揭秘  
怎样一段尘封的历史秘辛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赖尔·著  
DON'T MOVE THE  
THINGS OF THE DEAD

别动死人的东西  
返魂香  
Fan Huan Xiang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返魂香 / 赖尔著. 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1.2  
ISBN 978-7-5402-2567-4

I. ①返… II. ①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03489 号

## 返魂香

---

作 者 赖 尔  
责任编辑 王 然  
装帧设计 小 贾  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 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 × 1000 1/16  
印 张 15  
字 数 16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24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古墓幽煌 | 001 |
| 第二章 | 千宿鬼影 | 026 |
| 第三章 | 十方鬼众 | 046 |
| 第四章 | 铁血寒河 | 073 |
| 第五章 | 冥路婴啼 | 098 |
| 第六章 | 证圣天授 | 121 |
| 第七章 | 龙吟飞瀑 | 148 |
| 第八章 | 问心长安 | 174 |
| 第九章 | 明珠有泪 | 199 |
|     | 尾 声  | 234 |

Fan Hun Xiang  
第一章·古墓幽煌

在这仿若无边死狱一般的寂静中，小实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呼吸的微弱声响，缓慢而凝重，在这暗夜中被放大，让他不自觉地放慢了步调。他依稀感觉到，自己似乎是身处于一个狭窄的通道之中。向身侧探出手去，得到的是冰冷的触感，像是墙砖，却又觉得阴寒无比。

突然，前方出现了一点红色的光点，明明灭灭。在这暗夜中显出说不出的诡异。小实屏住了呼吸，盯着那黑暗中的红点，看见它又慢慢暗了下去。两秒钟后，一丝微弱的火光迅速闪过，划破了黑暗，也在青黑色的地面上映出一道阴影。

那阴影迅速扭曲,像是扭动的长蛇,又错乱成尖锐的犄角。火光越来越暗淡,阴影越来越淡薄,渐渐与地面的颜色混杂在一起。可与此同时,就在方才阴影扭曲的方向,一个白色的东西,慢慢地突破了光与暗的交界处。

来了!

小实吞了吞口水,吞咽的声音在这死寂中分外鲜明。他瞪大了眼睛,死盯着那个白色的东西。一丝一缕,在摇曳不定的微弱火光映照下,向前穿行,犹如潮水一般,疯狂地舞动着。他下意识地往后退,却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,一屁股滑倒在冰冷的地面上。他往脚下的黑暗处伸手一摸,一根不规则的细棍让他直打了一个冷战:这……好像是骨头!

他吓得手一丢,骨头撞在墙壁上发出一声闷响。就在他惊出一身冷汗的时候,忽然,那前方微弱的火光熄灭了,无边的黑暗立即将他吞噬!与此同时,冰冷的白色发丝迅速缠上了他的脚踝,湿冷而黏腻的触感就像是湿漉漉的青蛙皮。小实吓得猛蹬腿,却怎么也甩不掉那恶心的感觉。

“哎哟!”

小腿肚子传来剧烈的酸痛,大脑迅速作出“抽筋了”的判断。小实猛然睁开眼,来不及多想,忍着寒冷和痛楚,爬出被窝站直在地板上。腿肚的酸痛渐渐缓解,鸡皮疙瘩却立了一身。他赶紧将棉袄裹在身上,瞥了眼闹钟——刚过五点钟。在“起床”与“回笼觉”之间挣扎了半晌,小实认命地叹了口气,套上了毛衣和长裤,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。

然后,他伸手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把青色的梳子,握在手心里,翻来覆去地瞧。

梳子是玉质的,不过水头不是很好,可以明显地看出翠色之中带着不

少白色的棉质,估计就是这让它跌了价。梳背的两面都雕刻了水波状的曲线,配着青中带白的玉色,倒别有一番风味儿。不过可惜的是,梳子缺了一个齿——这也是小实不得不买下它的原因。

四天前,闲来无事突发奇想去庙街逛逛的他,顺着河道,绕过大影壁,走到了并不繁华的北岸。在这游人相对较少的地段,三三两两地开着几家门庭冷落的小店。其中,有一家小古董店里,传来淡淡的香味。那不同于线香的浓郁味道很是浅淡,却说不出的好闻。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,小实信步走了进去,就看见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物件摆在柜上。他随手拿起了这把玉梳,刚瞅一眼还没怎么办呢,就不留神脱了手,摔断了一个齿。

他一抬头,便见里屋走来一个男人。那人五官立体而硬朗,浓眉挺鼻,只是一张冷脸与“和气生财”半分不沾边。小实没来由得一阵头皮发麻,只消一眼,就知道这家伙肯定不是一个好说话的。再加上这次的确是自己失手在先,他也就只有乖乖地掏钱买下来。幸好这冷脸老板还没有趁机狮子大开口讹他。

话说回来,这已经是第三天做那个怪梦了。前两天,他还以为是看多了盗墓小说,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可接二连三相同的梦境,让他不得不怀疑这是否与玉梳有关。小实对着灯照了半晌,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寻思了半天,他决定再去趟小店,找那个冷面老板问问。

都说金陵地杰人灵,在这依山傍水、虎踞龙盘之地,既有翩翩才子一展宏图壮志,亦有红粉佳人初露万种风情。然而,昔日载着书声琅琅与小



曲儿悠悠的秦淮之水,已被班尼路、鳄鱼、阿迪达斯之流包围,昔日有人欢喜有人愁、上演一出出人生悲喜的江南贡院,也身陷这大卖场之中,只留朱门依然。

相比起南岸商家林立、人来人往的情景,大影壁后的北岸则显得冷清了许多。几家小店生意清淡得很。一个裹着羽绒服穿得像个球儿似的老头儿坐在店门口晒太阳,提着笼子对鸟儿直咂嘴,也不知道这鸟人之间能交流些什么。

小实回想着那天的路线,好容易摸到了那小店的门口。第一次没注意,这次来才发现这店门竟然没个招牌。门面不大,可因为屋型纵深,倒显得里面空间挺深。揣在兜里的手摸了摸那玉梳,小实在门口转了半晌没好意思进去:这事儿说出来总觉得怪异。想他也是社会主义大好青年,别给那棺材脸的老板嘲笑成迷信篓子。

就在他心里头直犯嘀咕的时候,隔壁不远一家卖旅游工艺品的摊子,突然窜出一条大黄狗,对着他嗷嗷直叫。按说小实平时也不是个怕狗的,但在这宁静的冬日清晨,突然响起的犬吠硬是将他生生吓了一跳——是当真惊得蹦跶起来了,一蹦跶就蹦跶进了店里。

这店子地方不大,东西倒不少。不同于其他店铺灯火通明的玻璃展示柜,这店里只立着一面大橱。小实看不出那橱是什么木质地的,只知道色泽微红,走近了还有股淡淡的香味。橱子门是敞着的,各样或大或小的商品就陈列在上面。既有小巧的牙雕,也有色彩艳丽的瓷器,还有锈迹斑驳的青铜器。小实心里头嘀咕: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假的——青铜鼎完完整整,兽面清晰细致,三足也毫无缺损,要论特征那得是殷商西周时期的物件了,这要是真的,得是多少年前的大古董了?还能在这小破店里待



着？肯定是蒙外地游客的赝品。

就在小实暗道“奸商”的时候，内室的门被推开了，一阵淡淡的香味弥漫在屋子里。那冷脸掌柜大步走了出来，扫了小实一眼，连个招呼也不打，径自走到另一侧的桌前，在一个小巧的青铜香炉内点上了一炷香。小实摸摸鼻子，心说虽然就没指望过这老板实践“顾客是上帝”的服务业名言，但也不至于拿客人当空气吧？

“这次又想摔什么了？”

就在小实以为老板会将“沉默是金”贯彻到底的时候，突然响起的低沉男音让他怔了怔。左右看了一圈，确定周围没有旁人，小实指了指自己：“您……跟我说话？”

老板一个白眼：“多新鲜哪。”

言语中露骨的不爽意味，让小实反倒松了一口气。虽然对方的问话称不上是“热情”与“善意”，但就这好似别人欠了他几万块的调调儿，倒让小实觉得说不出的合衬。他咧了咧嘴角，从口袋里掏出玉梳：“老板，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怪。”

老板斜他一眼：“货品售出，概不退换。”

冷冰冰又公式化的语调，没能让小实放弃：“我没说要退货啊。老板，实话实说，自从前几天在您这儿买了这个，我天天晚上做怪梦。这该不会有什么……”小实支吾了一下，将那句“不干净”给吞回了肚子里。

他说完之后，屋中陷入沉寂。冬日的暖阳自木质的窗中泻入，却没能暖和起这狭小的空间，只是照在桌面那青铜的香炉内，照得香上青烟袅娜。这一次，那老板倒是正眼瞧他了。那毫不避忌的直勾勾的眼神，让小实觉得寒毛立正、细胞跳舞。好容易抖落一身鸡皮疙瘩，小实试图打破这



沉默：“那个，我就想问问，这东西什么来历？”

老板没接话茬，只是转身走到桌边，倒了一杯茶。让小实没想到的是，对方竟然将茶杯递了过来，他忙伸手接过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
老板抱着手靠在门边，瞥了一眼小实手里的梳子：“这是倒斗倒出来的。”

倒斗？那不就是盗墓？！小实立即一口茶喷了出去：“什……什么？！死人用的？”

似乎是嫌小实大惊小怪，老板没吭声，只是掉头拿了块抹布，去擦他那些瓶瓶罐罐的宝贝，任小实一个人在那边六神无主地嘀咕：“难怪梦里头阴森森的像坟头，那白头发不是女鬼吧……”

老板忽然停下手中的活儿，转头望他：“你说白头发？”

小实还攥着玉梳发傻，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，压根没听见老板的话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只见老板一把将抹布摔在桌上，皱起眉头嘴里骂了句脏话。再然后，老板从里屋翻出了一个包来，塞了手电筒啊尼龙绳啊匕首啊什么的，还有些看不出干啥用的钢管。老板干练地背好旅行包，说了句“今儿个关门了”，不由分说就要把小实往外撵。

小实被推出门外，瞅着瞅着情况不对：这装备，这架势，就跟小说里写的摸金校尉一个样嘛！敢情这老板就是个倒斗的？！

脑子一热，小说里那些刺激冒险的情节走马灯一般浮现，肾上腺激素突然就 high 了。小实想都没想，一把捉住老板的背包：

“我也去！”

两个轮子追赶四个轮子,那是怎样的光景?飞奔在城南大道上,小实蹬着两条腿飞速做圆周运动,一边呼呼哈哈地换气,一边在心里头自我打气“就当是龟兔赛跑也总能赢,就不相信他不用等红灯”——抱着这份信念,小实打定了要利用对方等红灯的时间追赶上,然而他忽视了一点:自行车也是要等红灯的。

“嘎——”刹车声戛然而起。

等到小实反应过来的时候,才发现自己已经跌坐在地上了。车子歪在一边,车轮还在空转,而那辆别克车的保险杠离小实的自行车只有约莫十厘米的距离,要不是刹车系统灵敏,怕是已经撞个正着了。惊魂未定的车主摇开车窗破口大骂:“没长眼睛啊!”

差点就要做空中飞人一路飞去见阎王,意识到这一点,小实蒙了。三魂七魄还没回位,对于车主的怒骂,他是半点反应都作不出。就在这时,一只手拉起了他的胳膊,将他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
老板依旧冷面,二话不说,单手提起小实的自行车丢到了自己的吉普上,然后半拉半拽把走神的小实推进了副驾位置。

就这样,小实以吓掉了半条命为代价,顺利完成乌龟追兔的伟大任务,搭车成功。一开始,老板以相当露骨的讽刺意味评价他是“吃饱了撑的”,但小实发扬“败不馁”的精神,贯彻“小实三千问”的路线,将“一百个为什么”进行到底,最终也从老板口中得到了一些信息。

原来,老板这次的目标,是距离市区不远的江宁。那玉梳就是从那儿给掏出来的,几经辗转,给卖到了老板的铺子里。听了这几句,小实有些失望:还以为老板自个儿就是个摸金的行家呢,谁知道也就是个二道贩子。噫,不过话说回来,老板既然只做买卖不挖坟,那干吗又带着家伙往

坟头那儿奔？思来想去，今儿早上，老板是听说“白头发”之后突然一改雷打不动的冷脸，骂了句脏话开始收拾东西的，难道老板是在找那个……

想到这里，又忆起梦中恐怖的场景，小实打了个寒战：“那个，老板，我梦里那个白头发，不会是……粽子吧？”他犹豫了一下，用了书上看来的说辞“粽子”，也就是僵尸，传说是被盗墓的打扰了长眠而诈尸的东西。

老板斜他一眼，又望向前方专心开车。小实以为他是默认了，登时心里头一个突突：难道那玩意儿……真的存在？

到了这时候，小实开始觉得自个儿上了贼船——呃，贼吉普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也是自找的。一方面，对着鬼神妖魔的恐惧感，让他有跳车逃走的冲动。另一方面，对于灵异事物的好奇，又让他心里痒痒的，真想看看古墓是个什么样儿，看看世上是不是真有那些个鬼啊神啊的。

车程的后半段，小实就陷在这恐惧与惊奇的泥沼之中矛盾挣扎。等到他回神的时候，老板已经将车停在了大路旁：

“给我车里待着。”

绝对的命令语气，一张冷脸更是严肃十足，毫无回转的余地。不过，到了这时候，小实对这张冷脸还真就不怕了。虽说这脸这口气给了他不少心理压力，但是小实隐隐约约觉得，老板是那种表面上冷酷，可最后还是会帮衬着的人，就像刚才把他拽上车一样。套用毛爷爷的话，这家伙就是一纸老虎。

不过再怎么说明，也还是只老虎，小实也不敢当面摸虎须，于是就“暖暖，知道了”地应了声，心说大不了一会儿等老板走了再偷偷跟过去。就见老板瞥他一眼，这一眼打量就好像把小实心里那点小算盘看了个遍儿。两秒钟之后，老板从后座拎了一把长伞，抬手丢给小实。

小实伸手去接,谁知道这伞重得惊人,差点没接住给跌地上去。好不容易稳住脚步,小实低头一看,怪怪,这伞是铁皮和钢骨做的,难怪死沉死沉的,难道这就是倒斗专用装备的那个啥啥伞?

“跟好。”

就在小实仔细打量长伞的时候,老板一个口令一个动作,已经背上了包,大步向乡间小路走去。小实连忙抱着伞跟上,突然就有些好笑:“老板,你也会改主意啊?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?”老板斜眼瞥他,“让你偷摸着跟去,更惹祸。你给我听好了,一会儿要是拖后腿,就给你丢在里面。”

用膝盖想也知道丢里面是给留在古墓里,这威胁不能不说是严重。然而,明明对方是恐吓的语气,小实却不觉得害怕,心说你骗鬼呢,要真不管不顾的会叫我跟好?再说了,小说里写了,摸金校尉的伞那可是一大法宝,能劈能砍能打能挡,你都把唯一的伞丢给我了,还能当真不管我?

小实嘿嘿一笑,快步跟上。

因为初冬的关系,田间显得相当萧索,这乡间小路上也没什么行人。老板走在前面,一路向农田村落后方的山上走。正应了一句俗话,“望山跑死马”,小实看看手机时间,都三点多了,往这山上走都走了快两小时。不过,下午的天色却比早晨更差了。太阳不露脸,云阴沉沉的,笼罩着山头。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,小实觉得这风冷飕飕的,吹得人脊梁骨都寒了。

老板却像是铁打似的,就一件衬衫一件外套,穿得十分单薄,可他看起来既不冷也不饿,直往山里走。也许是先前自行车追逐太耗体力,到了这点儿,小实的肚子就开始闹腾。但这会儿也没法惦记午餐了,他只有跟

着老板，一步步踩在泥土上。

这山是典型的江南丘陵，不算高，却与周围的小山连成一脉，起起伏伏，围着那片田地和村落。山上根本没有路，估计村民平时也不怎么上来。幸好这是冬天，杂草都枯死了，要不等了开春后，满山齐膝高的杂草，还真不敢下脚——保不齐就踩到蛇虫鼠蚁的。

就在小实一边走一边打量脚下的时候，老板突然停下了步子。小实从他背后探头去看，看了好半天，才发现灌木丛后面有一个土洞，约莫一人宽。

是个盗洞。

在小实的印象中，盗墓是一项危险刺激充满了奇遇的冒险行动，然而不知道哪位哲人总结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——此时此刻，正以亲身实践来检验真理的他，正手脚并用地爬行在土洞里。上下左右都是灰扑扑的泥土，前方则是老板的军用皮鞋鞋底，42码的，跟个船似的。

能作出这样毫无危机意识的判断，也足以证明这段路程根本与“惊险”二字不沾边。先前在进洞的时候，老板给了他一个带手电的帽子，就是矿工下井用的那种劳保产品。另外，还给了他一个体育教练用的口哨，让他挂脖子上。这行头与小实想象中潇洒又飘逸堪比上演《碟中谍》的盗墓贼形象相去甚远，倒与工地上的工人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然而迫于老板的冷脸与威严之下，小实也只有将抱怨咽进了肚子里，并听从老板的叮嘱：进墓的时候要憋气一分钟，跟在他背后一有状况就吹哨等。不过，照目前的进展来看，小实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不利状况，就是爬在前面的老

板突然放了个屁。

幸好这么可悲的状况并没有发生。大约爬行了半小时之后，盗洞到达了尽头——墙体上散乱的砖石，显然是被人为破坏炸开的。小实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：这墓是给人盗过的，要不哪儿来的那玉梳呢？那也难怪先前那段盗洞这么好爬了，这真正是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啊。

想到这里，小实放心大胆就要往墙洞里钻，还没迈出半步，就被老板大力地摁住了肩头，差点没把他摁脱臼。嘴里含着哨子没法喊疼，小实委屈地望向老板，用眼神表示抗议。只见帽子上的电筒映出了老板的侧脸，脸色铁青，比平时更严肃了。

老板夺过小实手里的铁伞，先在墙上的破洞处敲击了数下。突然，老板面色一变，刷地打开机关撑开了铁伞。小实刚想问“这是干吗？不都有人走过了吗？”，就听“吭”的一声，像是撞上了什么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一支弩箭跌在地上，而铁质的伞面上，也出现了一个瘪当。

铁器相击的回音，在这洞中嗡鸣，很久才渐渐散去。小实瞪大了眼，就见老板极从容地将铁伞收好，又递到他的手中。小实摆摆手，嘴上不好意思就用动作示意：这玩意儿我不会用，老板你走在前面还是你拿着吧，保险。老板却是不由分说把铁伞塞给他。小实心说这个人情可大发了，要不是老板拦着，他还没进墓里就先向马克思报到了，这生生就是个救命之主哇。

怀着对老板十二万分的敬仰之情小实再也不敢大意，乖乖跟在老板身后走进墓穴。刚踏过墙洞，一脚就踩上了一个凹凸不平的东西，小实低头一看，脑袋上的手电筒正照在一具骷髅架子上。

“哇啊啊啊——”惊叫声脱口而出。

在人生的十七个年头里，小实从来没看过死人长啥样儿，对骨骼的概念也仅限于红烧排骨。这次竟然近距离看见骷髅头，还是在这鬼气森森的古墓里，立马儿把他的三魂七魄吓去了一半。如果不是老板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，想必这叫声还能持续一会儿以证明他的肺活量不小。

“闭嘴，”老板一个瞪眼，“叫得跟杀猪似的。”

到了这会儿，小实对老板的信任度已经有了质的飞跃。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小实一手捂住了嘴，心惊胆战地又看了眼脚边的骷髅架子：肋骨断了两根，身边还掉落着一支弩箭。看到这里小实便明白了，想必这倒霉蛋子也是个倒斗的，结果刚进了墓就给机关射穿了肋骨，就此一命呜呼。喂？不对啊，既然这墓都给人光顾过了，机关都给人触发过了，怎么还有暗器？

小实抖落一身鸡皮疙瘩，向老板提出疑问。老板却连头也没回，只是注视着前方，丢下一句：“招子放亮点。”

这个要求有点难，在这黑漆抹乌的古墓中，想要亮也亮不起来啊。小实在心里头嘀咕，一边拿手电筒打量四周：这间墓室并不大，更奇怪的是没有放置任何陪葬品，除了那地上的骷髅，整个就是空空的。虽然心里头有百般疑问，但是小实知道在这时候，就算问了老板也不会答理他的，于是也只有将满肚子的问题暂时吞了下去。

阴森森的古墓中，集束的灯光更衬得四周黑暗无边。小实觉得自个儿的脊梁骨冷飕飕的，发自内心的寒意注满了四肢百骸。他只能机械地紧跟着老板的背影，才觉着一点安心。只见老板在墙壁上摸索着什么，大概是在找机关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小实听见了一个声音：

“丁零……丁零……”

开始是远远的，渐渐走近了，似乎就在后方。小实全身都僵了，好半天才壮着胆子回过身：依旧是那个空荡荡的墓室，除了那具骷髅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。但是那铃声就好像是在不远处传来的，在这墓室之中回响。

“老……老板，你听没听见什么声音？”小实战战兢兢地问。可回答他的只有自己的回音。铃声骤然而止，四周又陷入一片死寂之中。小实惊得想去拽老板的衣服，可他一回头，老板不见了！

老板就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，前方只剩下墙壁。墙壁上绘制着彩色的壁画，有些部分已经缺失斑驳。而本该站在那边的老板，却无影无踪。

小实登时觉得天塌下来了。他慌乱地四下张望，想找出老板的身影，可是手电筒的光线范围内，却只有那个骷髅头以空洞的眼窝面对他。全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，小实只觉得自己从骨头眼里都发凉，他心惊胆战地开口，一声“老板？”带着颤音在墓室里散开。

“丁零……丁零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突然，又响起了那奇怪的铃音，就好像在自己耳边传来一样。小实登时僵住了，他缓缓地，缓缓地转过头去，忽然看见自己的肩膀上，多了一个黑色的东西。

时间在此停滞，空气在此凝固。小实就像是给人点了穴似的，只能维持着以眼角瞄着肩膀的姿势。那黑色的东西开始缓缓挪动，伸长，像是流水一样蠕动……

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小实“哇呜”一声开始跑。可是这墓室极小，他只走了两步就撞上了墙壁，而那黑色的东西已经缠上了他的手腕。小实转过身，攥紧手里的铁伞向前打，却没有一点击中目标的感觉。脑袋上的手电筒随着他的动作而剧烈地晃动，光线时而扫过地面时而扫过墙壁，就在那